

聖學十圖

退溪李滉

Title: 聖學十圖 (The Ten Diagrams on Sage Learning)
Author: 退溪李滉 (T'oegye Yi Hwang; 1501-1570)
Originally composed: 1568

1st edition ebook created on May 23, 2014 by D. S. Meyer
2nd edition ebook created on February 22, 2015 by D. S. Meyer
ramble.n.rhyme@gmail.com

This ebook has been produced from media in the public domain. The following works may be reproduced and redistributed without restriction.

Enjoy~

目次

進聖學十圖筭「并圖」	第一 太極圖	第二 西銘圖	第三 小學圖	第四 大學圖	第五 白鹿洞規圖	第六 心統性情圖	第七 仁說圖	第八 心學圖	第九 敬齋箴圖	第十 夙興夜寐箴圖
1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進聖學十圖劄 [并圖]

判中樞府事臣李滉，謹再拜上言。臣竊伏以道無形象，天無言語，自河洛圖書之出，聖人因作卦爻，而道始見於天下矣。然而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古訓千萬，何所從入！

聖學有大端，心法有至要，揭之以爲圖，指之以爲說，以示人入道之門，積德之基，斯亦後賢之所不得已而作也。而況人主一心，萬幾所由，百責所萃，衆欲互攻，羣邪迭鑽，一有怠忽而放縱繼之，則如山之崩，如海之蕩，誰得而禦之！古之聖帝明王，有憂於此。是以，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復一日，猶以爲未也。立師傅之官，列諫諍之職，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工師之誦。以至盤盂几杖刀劍戶牖，凡目之所寓，身之所處，無不有銘有戒。其所以維持此心，防範此身者，若是其至矣。故德日新而業日廣，無纖過而有鴻號矣。

後世人主，受天命而履天位，其責任之至重至大爲如何，而所以自治之具，一無如此之嚴也。則其憫然自聖，傲然自肆於王公之上，億兆之戴，終歸於壞亂殄滅，亦何足怪哉。故于斯之時，爲人臣而欲引君當道者，固無所不用其心焉。若張九齡之進金鑑錄，宋璟之陳無逸圖，李德裕之獻丹扆六箴，真德秀之上豳風七月圖之類，其愛君憂國拳拳之深衷，陳善納誨懇懇之至意，人君可不深念而敬服也哉！

臣以至愚極陋，辜恩累朝，病廢田里，期與草木同腐。不意虛名誤達，召置講筵之重，震越惶恐，辭避無路。既不免爲此叨冒，則是勸導聖學，輔養宸德，以期致於堯舜之隆，雖欲辭之以不敢，何可得也？

顧臣學術荒疎，辭辯拙訥，加以賤疾連仍，入侍稀罕。冬寒以來，乃至全廢，臣罪當萬死，憂慄罔措。

臣竊伏惟念當初上章論學之言，既不足以感發天意，及後登對屢進之說，又不能以沃贊睿猷，微臣悃悃，不知所出。惟有昔之賢人君子，明聖學而得心法，有圖有說，以示人入道之門，積德之基者，見行於世，昭如日星。茲敢欲乞以是進陳於左右，以代古昔帝王工誦器銘之遺意，庶幾借重於既往，而有益於將來。於是，謹就其中揀取

其尤著者，得七焉。其心統性情，則因程圖，而附以臣作二小圖。其三者，圖雖臣作，而其文其旨，條目規畫，一述於前賢，而非臣創造，合之爲聖學十圖。每圖下，輒亦僭附謬說，謹以繕寫投進焉。第緣臣恹寒纏疾之中自力爲此，眼昏手顫，書未端楷，排行均字，並無准式。如蒙勿却，乞以此本，下諸經筵官，詳加訂論，改補差舛。更令善寫者精寫正本，付之該司，作爲御屏一坐，展之清燕之所。或別作小樣一件，粧貼爲帖，常置几案上，冀得於俯仰顧眄之頃，皆有所觀省警戒焉。則區區願忠之志，幸莫大焉。而其義意有所未盡者，臣請得而申言之。

竊嘗聞之，孟子之言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箕子之爲武王陳洪範也，又曰：“思曰睿，睿作聖。”夫心具於方寸，而至虛至靈，理著於圖書，而至顯至實，以至虛至靈之心，求至顯至實之理，宜無有不得者。則思而得之，睿而作聖，豈不足以有徵於今日乎！然而心之虛靈，若無以主宰，則事當前而不思，理之顯實，若無以照管，則日常接而不見。此又因圖致思之不可忽焉者然也。

抑又聞之，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也者，習其事而真踐履之謂也。蓋聖門之學，不求諸心，則昏而無得，故必思以通其微。不習其事，則危而不安，故必學以踐其實。思與學，交相發而互相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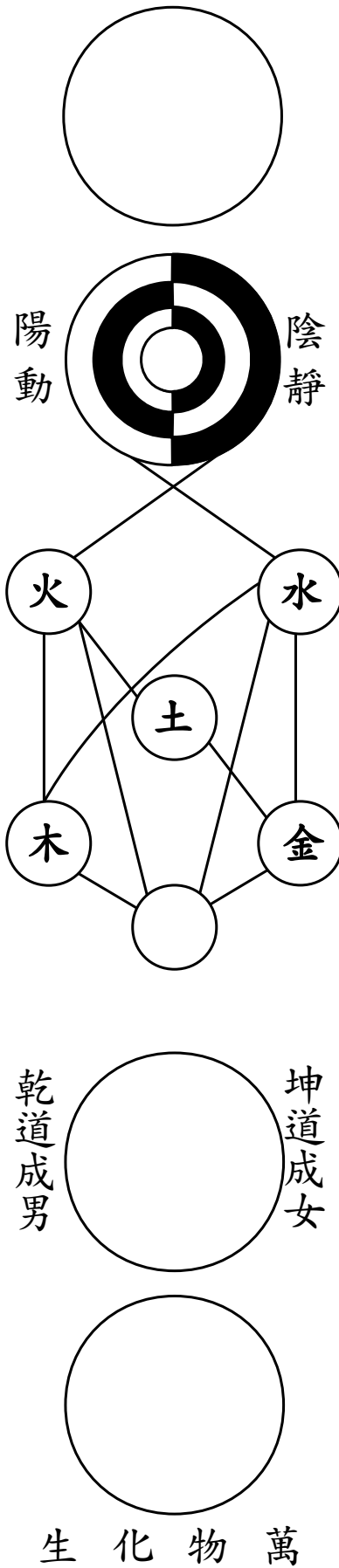
伏願聖明深燭此理，先須立志，以爲“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奮然用力於二者之功，而持敬者，又所以兼思學，貫動靜，合內外，一顯微之道也。其爲之之法，必也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處，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就一圖而思，則當專一於此圖，而如不知有他圖。就一事而習，則當專一於此事，而如不知有他事。朝焉夕焉而有常，今日明日而相續。或紬繹玩味於夜氣清明之時，或體驗栽培於日用酬酢之際。其初猶未免或有掣肘矛盾之患，亦時有極辛苦不快活之病，此乃古人所謂將大進之幾，亦爲好消息之端。切毋因此而自沮，尤當自信而益勵。至於積真之多，用力之久，自然心與理相涵，而不覺其融會貫通，習與事相熟，而漸見其坦泰安履。始者各專其一，今乃克協于一，此實孟子所論“深造自得”之境，“生則烏可已”之驗。又從而俛焉孳孳，旣竭吾才，則顏子之心不違仁，而爲邦之業在其中。曾子之忠恕一貫，而傳道之責在其身。畏敬不離乎日用，而中和位育之功可致。德行不外乎彝

倫，而天人合一之妙斯得矣。

是其爲圖爲說，僅取敘陳於十幅紙上，思之習之，只做工程於平日燕處，而凝道作聖之要，端本出治之源，悉具於是。惟在天鑑留神加意，反復終始。勿以輕微而忽之，厭煩而置之，則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不勝野人芹曝之誠，冒瀆宸嚴，輒以爲獻，惶懼屏息，取進止。

第一 太極圖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圖說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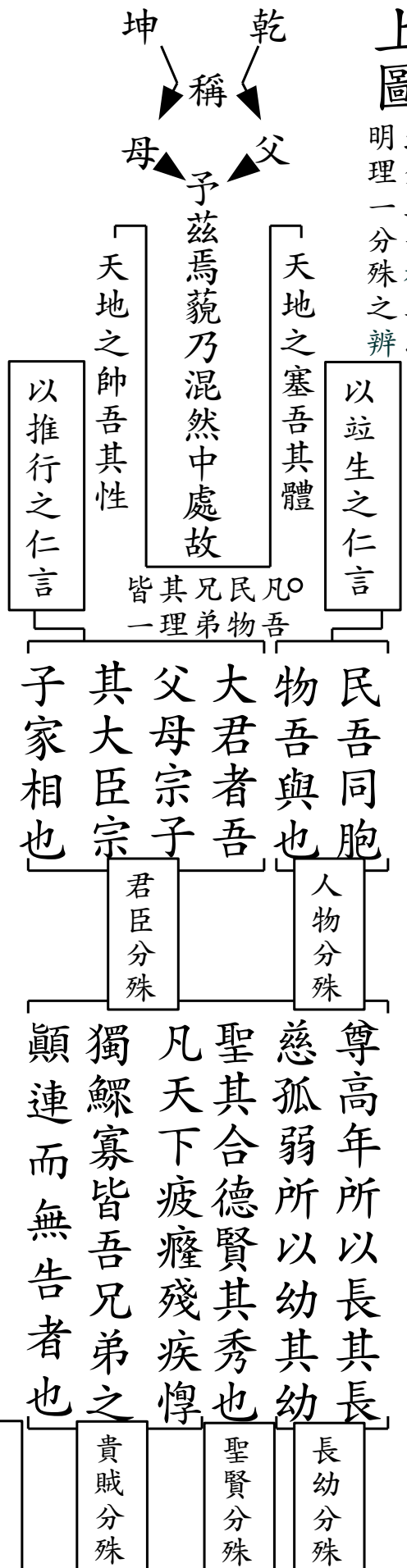
又曰：“聖人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右濂溪周子自作圖并說。平巖葉氏謂：“此圖，即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朱子謂此是“道理大頭腦處，”又以爲“百世道術淵源，”今茲首揭此圖，亦猶近思錄以此說爲首之意。蓋學聖人者，求端自此，而用力於小大學之類。及其收功之日，而遡極一源，則所謂“窮理盡性，而至於命。”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者也。”

第 二 西 銘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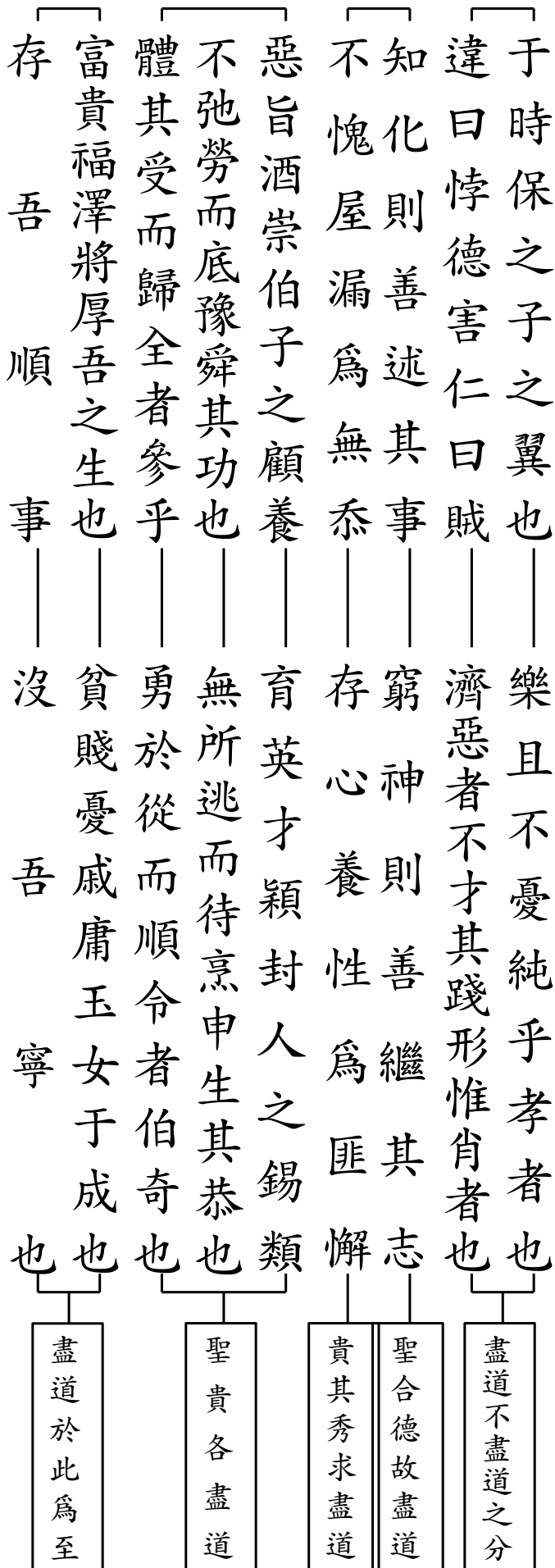
上圖

此分上一截專以明理一分殊之辨



下圖

此分下一截論盡事親之誠因以明事天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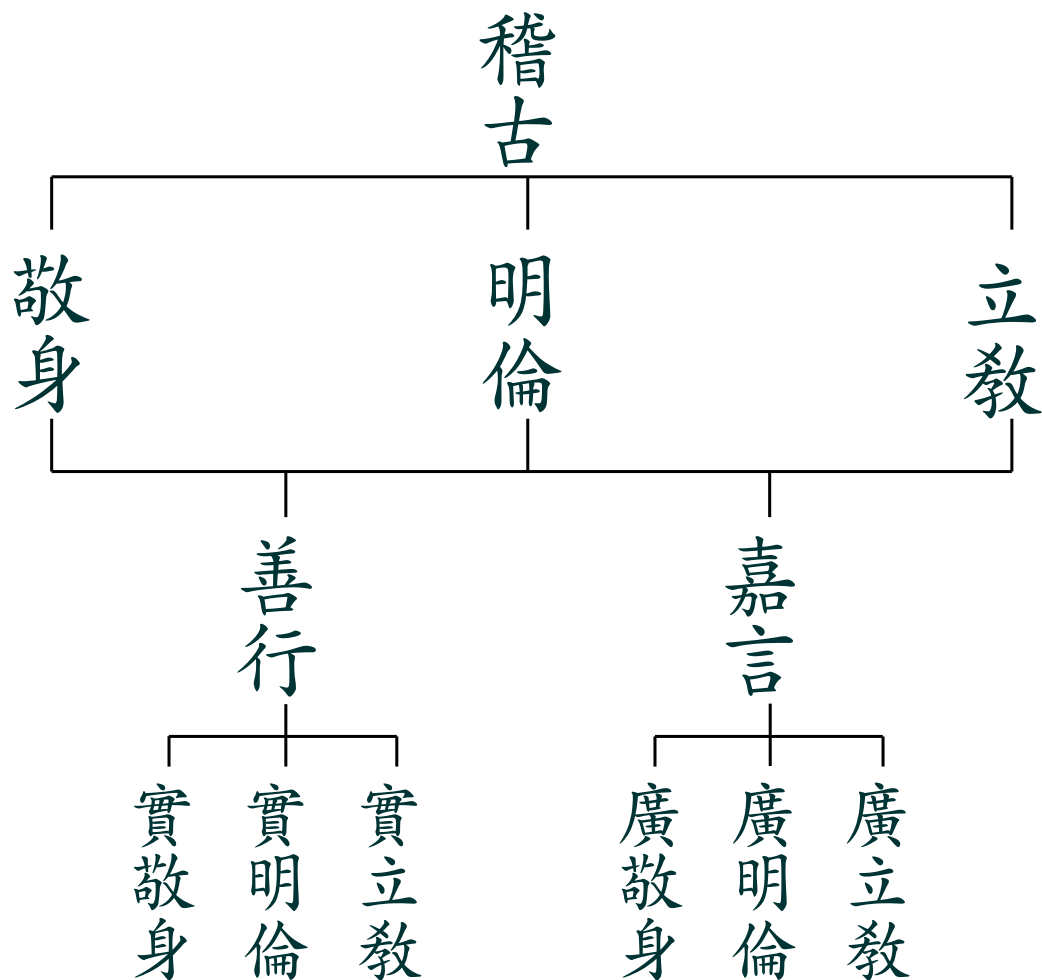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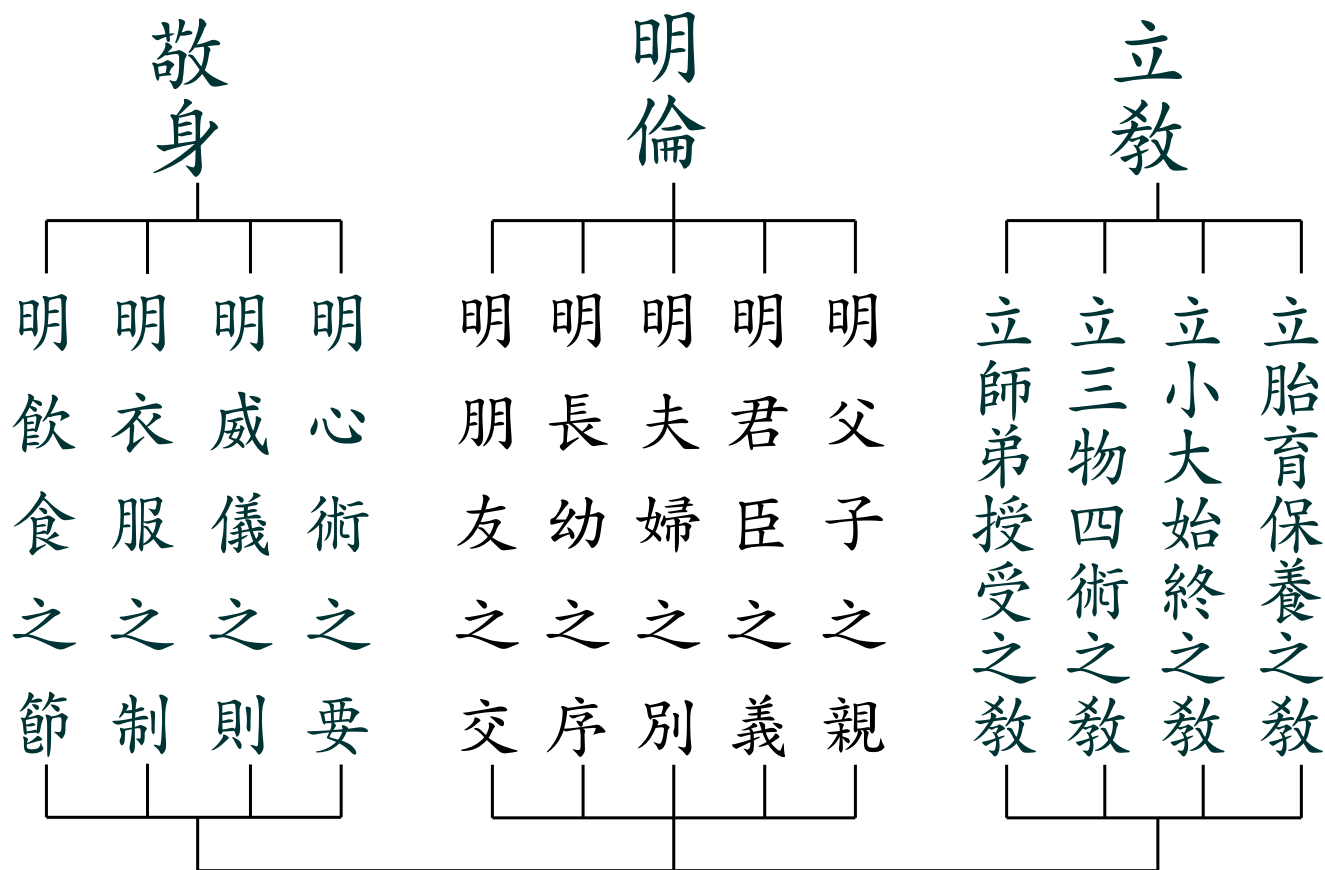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西銘，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蓋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枯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又曰，“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碁。”

- 龜山楊氏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
- 雙峯饒氏曰：“西銘，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也。”
- 右銘，橫渠張子所作，初名訂頑，程子改之爲西銘。林隱程氏作此圖。蓋聖學在於求仁。須深體此意，方見得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真實如此處，爲仁之功，始親切有味，免於莽蕩無交涉之患。又無認物爲己之病，而心德全矣。故程子曰：“西銘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又曰：“充得盡時聖人也。”

第 三 小 學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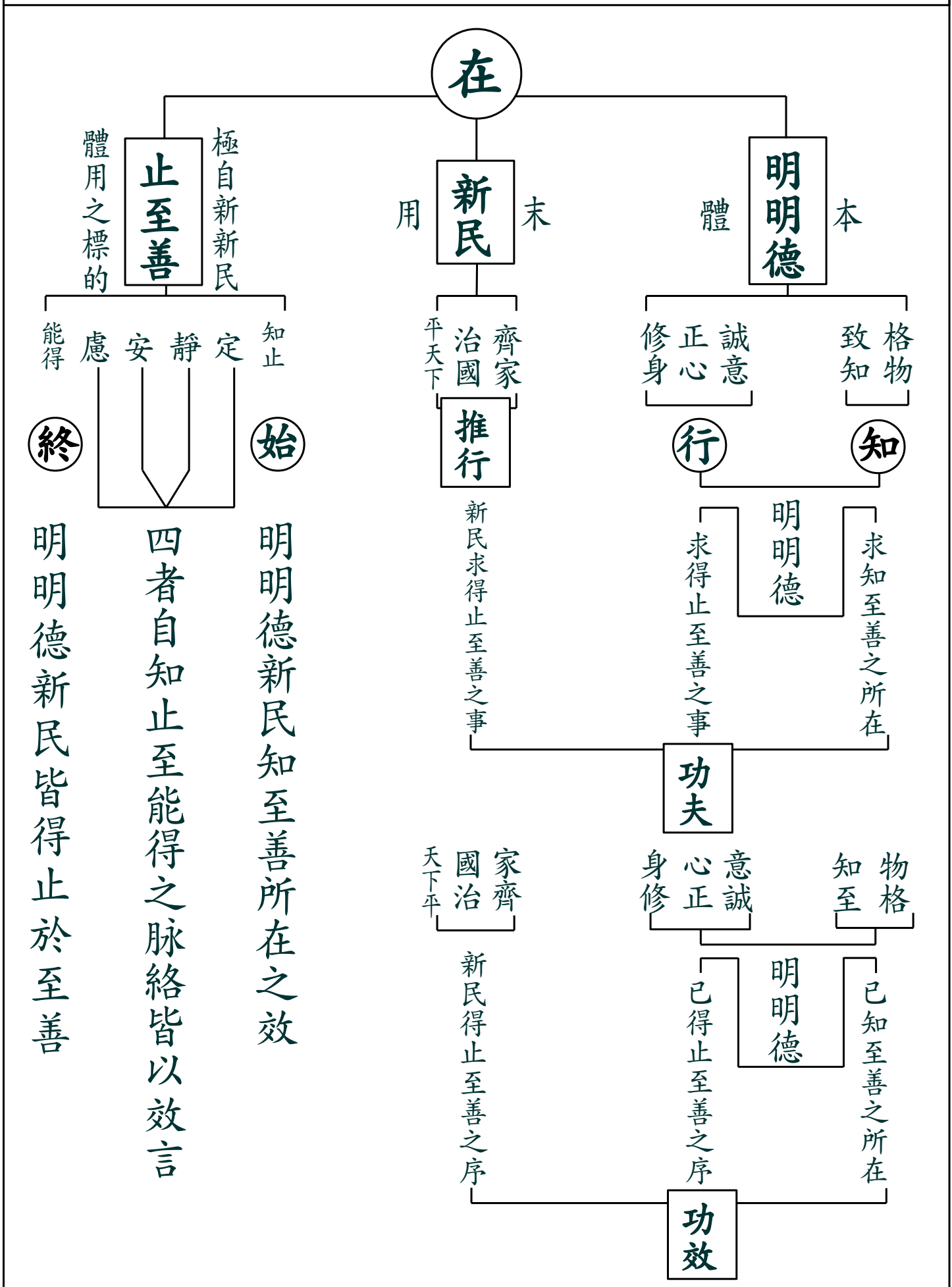
小學題辭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頹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或問：“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朱子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不可哉！”曰：“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固不可追。其功夫之次第條目，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吾聞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源，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其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

○右小學，古無圖，臣謹依本書目錄爲此圖，以對大學之圖。又引朱子大學或問通論大小之說，以見二者用功之梗槩。蓋小學大學，相待而成，所以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或問得以通論，而於此兩圖，可以兼收相備云。

第四大學圖



明明德新民皆得止於至善

四者自知止至能得之脉絡皆以效言

明明德新民知至善所在之效

大學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或曰：“敬若何以用力耶？”朱子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嘗以‘整齊嚴肅’言之。門人謝氏之說，則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有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云云。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右孔氏遺書之首章。國初，臣權近作此圖。章下所引或問，通論大小學之義，說見小學圖下。然非但二說當通看，并與上下八圖，皆當通此二圖而看。蓋上二圖，是求端擴充體天盡道極致之處，爲小學大學之標準本原。下六圖，是明善誠身崇德廣業用力之處，爲小學大學之田地事功。而敬者，又徹上徹下，著工收效，皆當從事而勿失者也。故朱子之說如彼，而今茲十圖，皆以敬爲主焉。（太極圖說，言靜不言敬，朱子註中言敬以補之。）

第五白鹿洞規圖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博學

審問

慎思

明辨

篤行

右五教之目

窮理之要

修身之要

處事之要

接物之要

言忠 信 行 篤 敬
 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
 正其義 不謀其利
 明其道 不計其功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

堯舜使契爲司徒 敬敷五教 卽此是也 學者學此而
 已 其所以學之之序 亦有五焉 其別如左 左今當作下

洞規後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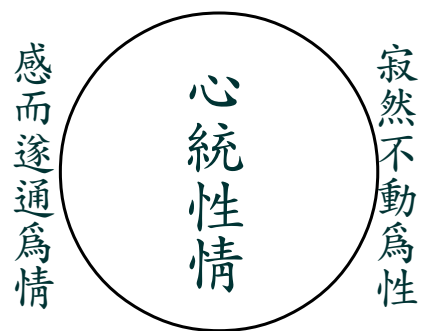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念之哉。

○右規，朱子所作以揭示白鹿洞書院學者。洞在南康軍北匡廬山之南。有唐李渤隱于此，養白鹿以自隨，因名其洞。南唐建書院，號爲國庠，學徒常數百人。宋太宗頒書籍，官洞主以寵勸之。中間蕪廢。朱子知南康軍，請于朝重建，聚徒設規，倡明道學，書院之教，遂盛于天下。臣今謹依規文本目，作此圖以便觀省。蓋唐虞之教在五品，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故規之窮理力行，皆本於五倫。且帝王之學，其規矩禁防之具，雖與凡學者有不能盡同者。然本之彝倫，而窮理力行，以求得夫心法切要處，未嘗不同也。故并獻是圖，以備朝夕誓御之箴。

○以上五圖，本於天道，而功在明人倫懋德業。

第六心統性情圖

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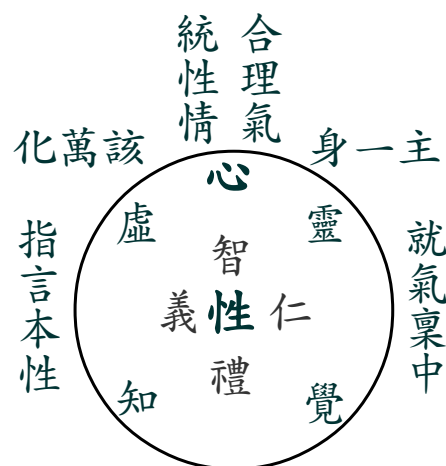
寂然不動為性
感而遂通為情

未發之性
已發之情

稟木之秀	具愛之理曰仁	惻隱之心	仁之端
稟火之秀	具敬之理曰禮	辭讓之心	禮之端
稟金之秀	具宜之理曰義	羞惡之心	義之端
稟水之秀	具別之理曰智	是非之心	智之端
稟土之秀	具實之理曰信	誠實之心	信之端

臣謹按程子云信無端此有信之端窮恐當從程子說

中圖



主一身靈 就氣稟中
指言本性

就善惡幾

言善一邊

喜怒哀懼
羞惡是非
四端

七情

下圖



主一身靈 性本因在
氣隨之

理發而

端四

氣發而

理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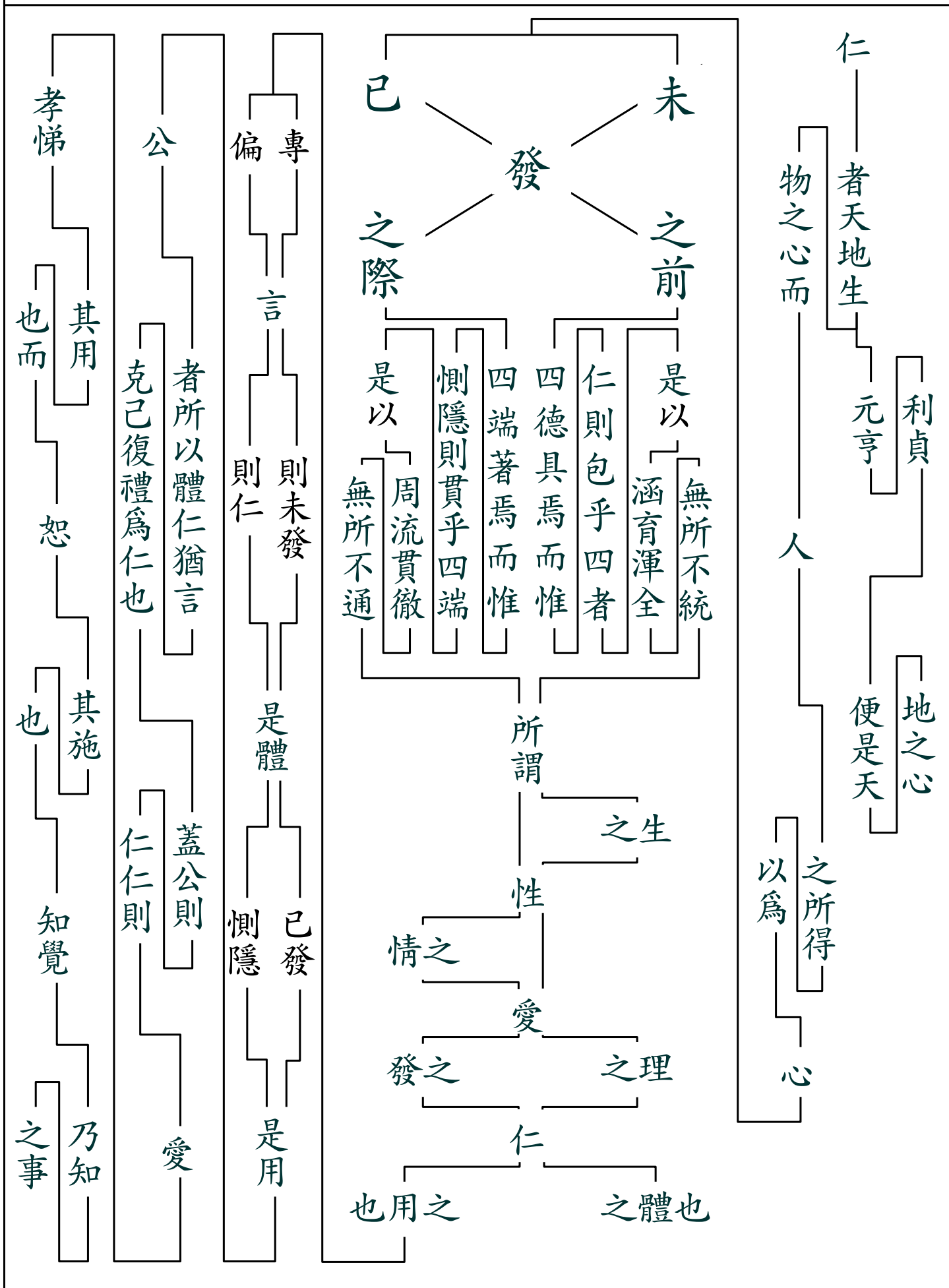
喜怒哀懼
羞惡愛懼
七情

心統性情圖說

林隱程氏曰：“所謂心統性情者，言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於其秀而五性具焉，於其動而七情出焉。凡所以統會其性情者則心也。故其心寂然不動爲性，心之體也，感而遂通爲情，心之用也。張子曰，‘心統性情’斯言當矣。心統性，故仁義禮智爲性，而又有言仁義之心者。心統情，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情，而又有言惻隱之心，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心不統性，則無以致其未發之中，而性易鑿。心不統情，則無以致其中節之和，而情易蕩。學者知此，必先正其心，以養其性，而約其情，則學之爲道得矣。”（臣謹按程子好學論，約其情在正心養性之前，此反居後者，此以心統性情言故也。然究其理而言之，當以程論爲順。○圖有未穩處，稍有更定。）

○右三圖，上一圖，林隱程氏作。自有其說矣。其中下二圖，臣妄竊推原聖賢立言垂教之意而作。其中圖者，就氣稟中指出本然之性不雜乎氣稟而爲言。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之性，程子所謂即理之性，張子所謂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發而爲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謂中節之情，孟子所謂四端之情，程子所謂何得以不善名之之情，朱子所謂從性中流出，元無不善之情，是也。其下圖者，以理與氣合而言之。孔子所謂相近之性，程子所謂性即氣氣即性之性，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朱子所謂雖在氣中，氣自氣性自性，不相夾雜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發而爲情，亦以理氣之相須或相害處言。如四端之情，理發而氣隨之，自純善無惡。必理發未遂，而揜於氣，然後流爲不善。七者之情，氣發而理乘之，亦無有不善。若氣發不中，而滅其理，則放而爲惡也。夫如是，故程夫子之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然則孟子·子思所以只指理言者，非不備也。以其并氣而言，則無以見性之本善故爾。此中圖之意也。要之，兼理氣統性情者，心也。而性發爲情之際，乃一心之幾微，萬化之樞要，善惡之所由分也。學者誠能一於持敬，不昧理欲，而尤致謹於此，未發而存養之功深，已發而省察之習熟，真積力久而不已焉，則所謂精一執中之聖學，存體應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此矣。

第七 說 仁 圖



仁說

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以爲心。未發之前，四德具焉，而惟仁則包乎四者。是以，涵育渾全，無所不統，所謂生之性，愛之理，仁之體也。已發之際，四端著焉，而惟惻隱則貫乎四端。是以，周流貫徹，無所不通，所謂性之情，愛之發，仁之用也。專言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偏言則仁是體，惻隱是用。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蓋公則仁，仁則愛，孝悌其用也，而恕，其施也。知覺乃知之事。”

又曰：“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通。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悌，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名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發此，以發明其遺意。子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曰：‘程氏之徒，有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亦有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皆非歟？’曰：‘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則可見矣。子安得以此而論仁哉。’”

○右仁說，朱子所述，并自作圖，發明仁道，無復餘蘊。大學傳曰：“爲人君，止於仁，”今欲求古昔帝王傳心體仁之妙，盍於此盡意焉！

第八學心圖

本心

良心

虛靈
知覺
神明

心

一身之主宰

大人
心

赤子
心

道心

人心

惟精
善擇

惟一
執固

戒懼

慎獨

操存

克復

心思

心在

養心

求放心

敬

一心之主宰

盡心

正心

七十而從心

四十不動心

心學圖說

林隱程氏[復心]曰：“赤子心是人欲未汨之良心，人心即覺於欲者。大人之心是義理具足之本心，道心即覺於義理者。此非有兩樣心。實以生於形氣，則皆不能無人心，原於性命，則所以為道心。自精一擇執以下，無非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之工夫也。慎獨以下，是遏人欲處工夫。必至於不動心，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見其道明德立矣。戒懼以下是存天理處工夫。必至於從心，則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可以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矣。要之，用工之要，俱不離乎一敬。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學者熟究於‘主一無適’之說，‘整齊嚴肅’之說，與夫‘其心收斂常惺惺’之說，則其為工夫也盡，而優入於聖域，亦不難矣。”

○右林隱程氏掇取聖賢論心學名言為是圖。分類對置，多而不厭，以見聖學心法亦非一端，皆不可不用功力云爾。其從上排下，只以淺深生熟之大槩言之，有如此者。非謂其工程節次，如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有先後也。或疑既云以大槩敘之，求放心是用工初頭事，不當在於心在之後。臣竊以為求放心，淺言之，則固為第一下手著腳處，就其深而極言之，瞬息之頃，一念少差亦是放。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只不能無違，斯涉於放。惟是顏子，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不復萌作，亦為求放心之類也。故程圖之敘如此。程氏字子見，新安人，隱居不仕，行義甚備，白首窮經，深有所得，著四書章圖三卷。元仁宗朝，以薦召至，將用之，子見不願。即以為鄉郡博士，致仕而歸。其為人如此，豈無所見而妄作耶。

第九齋敬箴圖

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
 潛心以居
 對越上帝
 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
 擇地而蹈
 折旋蟻封
 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
 罔敢或易
 守口如瓶
 防意如城
 洞洞屬屬
 罔敢或輕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

裏

表

動

靜

交正

弗違

心

無適

不東以西
 不南以北
 當事而存
 靡他其適

主一

弗貳以二
 弗參以三
 惟心惟一
 萬變是監

有間

須臾有間
 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
 不冰而寒

有差

於乎小子念哉敬哉
 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毫釐有差
 天壤易處
 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

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朱子曰：“周旋中規，其回轉處欲其圓如中規也。折旋中矩，其橫轉處欲其方如中矩也。蟻封，蟻垤也。古語云：‘乘馬折旋於蟻封之間，’言蟻封之間，巷路屈曲狹小，而能乘馬折旋於其間，不失其馳驟之節，所以爲難也。守口如瓶，不妄出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

又云：“敬須主一。初來有个事，又添一个，便是來貳，他成两个。元有一个，又添两个，便是參，他成三个。須臾之間，以時言，毫釐之差，以事言。”

○臨川吳氏曰：“箴凡十章，章四句。一言靜無違，二言動無違，三言表之正，四言裏之正，五言心之正而達於事，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七總前六章，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九言事不能主一之病，十總結一篇。”

○西山真氏曰：“敬之爲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

○右箴題下，朱子自敘曰：“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又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臣竊謂地頭之說，於做工好有據依。而金華王魯齋[柏]排列地頭，作此圖，明白整齊，皆有下落又如此。常宜體玩警省於日用之際心目之間，而有得焉，則敬爲聖學之始終，豈不信哉。

第十夙興夜寐箴圖

雞鳴而寤
思慮漸馳
盍於其間
澹以整之
或省舊愆
或紬新得
次第條理
瞭然默識

本既立矣
味爽乃興
盥櫛衣冠
端坐斂形
提掇此心
皦如出日
嚴肅整齊
虛明靜一

夙寤

晨興

養以夜氣
貞則復元

敬

乃啓方冊
對越聖賢
夫子在坐
顏曾後先
聖師所言
親切敬聽
弟子問辨
反覆參訂

讀書

應事

事至斯應
則驗于爲
明命赫然
常目在之
事應既已
我則如故
方寸湛然
凝神息慮

日乾

念茲在茲
日夕乾乾

夕惕

兼夙夜

動靜循環
惟心是監
靜存動察
勿貳勿參
讀書之餘
間以游泳
發舒精神
休養情性

日暮人倦
昏氣易乘
齋莊整齊
振拔精明
夜久斯寢
齊手斂足
不作思惟
心神歸宿

夙興夜寐箴

雞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于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貳勿參。讀書之餘，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整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右箴，南塘陳茂卿[柏]所作以自警者。金華王魯齋嘗主教台州上蔡書院，專以是箴爲教，使學者人人誦習服行。臣今謹倣魯齋敬齋箴圖，作此圖，以與彼圖相對。蓋敬齋箴有許多用工地頭，故隨其地頭，而排列爲圖。此箴有許多用工時分，故隨其時分，而排列爲圖。夫道之流行於日用之間，無所適而不在，故無一席無理之地，何地而可輟工夫。無頃刻之或停，故一無息無理之時，何時而不用工夫。故子思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此一靜一動，隨處隨時，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之法也。果能如是，則不遺地頭，而無毫釐之差，不失時分，而無須臾之間。二者竝進，作聖之要，其在斯乎。

○以上五圖，原於心性，而要在勉日用，崇敬畏。